

傷寒溯源集

三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卷之三

虞山 錢潢天來甫

著

男 格壽平

門人 邵恒久三

訂

日本 天野俊英子雲再訂

結胸心下痞發源總論

舊註咸謂風傷衛而陽邪陷入為結胸寒傷營而陰邪陷入為痞此誠千古之誤詳究論中中風亦有成心下痞者傷寒亦有成結胸者更有中風傷寒並見而祇作心下痞者有但傷寒而心下滿硬痛者為結胸但滿而不痛者為痞參互交錯未便分屬兩篇故別編一卷另位置於上中二卷之後以見風寒均有此二證之意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

另

此處仍  
以行小字

此處  
以前

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此條義理最奧

含蓄最深，千古以來，英賢輩出，從無得其旨者。余洗心滌慮，沉默涵泳，凡五易稿，而後得其緒端，故識之以告諸同志云。此論結胸與痞之所由作，乃痞結之綱領也。發於陽者，邪在陽經之謂也；發於陰者，邪在陰經之謂也。反下之者，不當下而下也；兩反下之，其義迥別。一則以表邪未解而曰反下，一則以始終不可下而曰反下也。因者，因誤下之虛也。結胸則言熱入者，以發熱惡寒，表邪未解，誤下則熱邪乘虛陷入而為結胸，以熱邪實於裏，故以大小陷胸攻之。痞不言熱入者，蓋不必言，亦難言之也。其不必言者何？陰病本屬無陽，一誤下之，則陽氣愈虛，陰邪愈盛，客氣上逆，即因之而為痞。如甘草半夏生姜三瀉心湯證是也。此等非唯無熱可言，亦併無所入，故不必言也。其難言者何？諸痞之中，有有表証而發熱惡寒者，如桂枝湯攻裏宜大黃黃連瀉心湯及大柴胡湯者是也。以雜在諸虛痞之中，難於並言，故亦不言也。其兩不言者何？在此段細領之中，不能具言，至後節條目中，方悉言之也。末句但言下早為結胸之故，而不及痞者，以下邪在陽經而未解，邪



使

猶在表若早下之則裏虛而邪熱陷入致成結胸若表邪已解而下之自無變逆之患故以下早為嫌至於邪入陰經之證本無可下之理陰經雖有急下之條亦皆由熱邪傳裏非陰經本病也除此以外其可反下之乎以無可下之理故不下以遲早為言即便痞症之有表証而發熱惡寒者如大柴胡湯一証亦以傷寒發熱汗出不解表裏皆實故用攻解兼施之法亦非由下早之故也唯大黃黃連瀉心湯一條為先下後汗而致心下痞者也然其表証猶在故先以桂枝解表而後以大黃黃連攻痞觀先用桂枝則知邪在大陽攻之而用大黃黃連則知熱入矣其治與結胸之用大陷胸彼此相為彷彿也唯此一條為熱入之痞其他瀉心各有區別未可概以熱入論之所以痞結雖皆曰反下而作結胸因熱入故獨申之以下早痞則非盡熱入故不可言下早也然此章義理糾紛証治盤錯未易明顯請更申之夫邪在陽經其表邪未解而反下之則正氣內虛熱邪因之而內陷必鞭結於胸中是謂病發於陽言陽邪從陽經陷入於陽分其所發之病名曰結胸胃者中焦之上也位高而屬陽以諸陽皆受氣於胸中故膈中為氣之海上通於肺而為呼吸陽邪陷入必傷陽位故結於胸中



也邪入陰經由傳變而入者或本經自感者若誤下之雖無熱邪陷入而胃中陽氣已傷陰邪內盛必因誤下之陽虛而陰邪否塞於心下是謂病發於陰言邪入陰分所發之病名之曰痞痞者陰氣否塞而不通也心下者腹之上心之下中焦之所屬胃脘之部分也較之於胸則位稍卑而為陰矣其但言因作痞而不言熱入者陰痞之証因誤下之後陽氣一虛陰邪自盛不必外入之邪而後成也陽邪必由陷入陰邪則不必也如日麗長空則陽和溫暖至金烏西墜則徧界陰寒自然之理何必外來故痞氣乃陰邪內結於中猶雲霧障空天地之氣不<sub>二</sub>相交<sub>一</sub>通而成否非若熱邪之陷入也下文甘草瀉心湯條內云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sub>二</sub>鞭也<sub>一</sub>客氣者陰邪也謂之上逆其非外入也明矣又何疑焉此為結為痞之攸分也半夏瀉心湯條內云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此尤仲景論中彰明較著之分也其分條論治則於結胸之証有大陷胸湯之結胸有大陷胸丸之結胸有小陷胸湯之結胸所以皆用攻下者以客邪陷入所謂熱入因作結胸也唯支結不攻者以外症未去故但以柴胡桂枝湯解之也至於心下痞之證義各不同未可以一

端論上也。如十棗湯之痞，乃陽邪傷胃，津液不行，致水飲停蓄。此實而可攻者也。有生薑瀉心湯之痞，乃中氣不和，胃寒不化，脾弱不能為胃行其津液，以致乾噎食臭，脇下水氣留蓄。此陽虛陰盛之痞，故可溫補宜通以開之者也。有甘草瀉心湯之痞，乃下後陽虛胃寒不化，下利清穀，腹中雷鳴，心下痞硬，乾嘔心煩，又復下之，胃陽大虛，陰邪上逆之痞。此但可瀉其虛氣，而不可攻者也。有大黃黃連瀉心湯之痞，此因先下後汗，倒行逆施，致熱邪已入，表証未除，乃先解後攻，實熱之痞也。有半夏瀉心湯之痞，但滿而不痛，乃氣痞耳，不可攻者也。有附子瀉心湯之痞，因緊反入裏，故亦用大黃黃連，又見惡寒汗出，知其真陽大虛，衛氣不固，又加附子以回陽固衛者也。有大柴胡湯之痞，乃傷寒發熱汗出不解，邪轉入裏，至嘔吐下利，此表裏皆實，宜解宜攻，故用兩解之法也。有旋覆代赭石湯之痞，此汗吐下後，邪雖已解，胃陽已傷，虛寒不運，痰飲留蓄，氣上走而為噎，宜溫補宜通鎮墜，而不可攻者也。有赤石脂禹餘糧湯之痞，此傷寒誤下而利不止，致成痞硬，服瀉心湯而又下之，遂至利更不止，病在下焦，理中之所不能治，故宜固下焦而瀉其滑也。痞証如此之條緒繁多，虛實不一，豈可以一

言蔽之乎故曰仲景之不言蓋難言之也然各經初証大約由營衛而入營衛雖屬太陽至於成結成痞非必皆在太陽矣故結胸則必以太陽病三字冠之其所以然者蓋以下結胸乃表邪未解邪在太陽因誤下而表邪陷入故也至心下痞諸條則止冠之以傷寒二字者何也寒邪雖必由表而入至成痞之証各經皆有故不可獨稱太陽也然非但痞結條下爲然也仲景之於風傷衛諸証無不以太陽病稱之於寒傷營諸証唯一二有表証者以太陽病稱之因太陽主表故也至誤治失治傳變諸証則皆去之者以寒邪既不在表於各經無所不入入陽則爲三陽裏証入陰則爲三陰裏証其有各經自受者亦概以傷寒稱之或竟直取其病狀言之而已蓋因邪既入裏或風或寒俱不得以太陽二字加之矣其所以不可加者以邪過營衛則入裏之岐路紛爭雖同入而異變矣其或入於陽或入於陰皆就其虛所而中之耳初無定分也後人未析其義遂以爲風邪入裏則爲結胸寒邪入裏則爲痞証豈知仲景本意不論中風傷寒之邪在陽經者而表邪未解誤下陷入故有下早之誡所以有熱入之結胸併有熱入之痞實熱之痞結皆以客邪陷入故有攻無補所以有大陷胸之湯



九十棗湯之逐飲大黃黃連之瀉心及大柴胡湯之兩  
 解也無論中風傷寒之邪在陰經者而誤下之其邪本  
 不在表不須外入但因誤下之後胃氣虛損陰邪痞塞  
 即可成痞所以但有反下之戒而無下早之文邪在三  
 陰始終禁下故不以遲早為言故有甘草瀉心半夏瀉  
 心生薑瀉心等溫散開補之法然何以陽邪必從外入  
 陰邪不須外陷乎蓋以三陽在軀殼之三層三陰已在  
 軀殼之裏矣所以仲景但以發於陽發於陰論之一云  
 反下而言熱入一云反下而不言熱入一則云下之太  
 早一則絕不言下早一議論無多苞舉深廣雖未顯言意  
 在言表曾未嘗以風寒營衛定痞結也故方氏注云發  
 於陽而下之早者未嘗無痞發於陰而下之早者亦有  
 結胸疾病之機每多不期之變愚謂兩早字雖不應并  
 下於痞結則頗有圓機余細閱論中有心下因硬則為  
 結胸又云若心下滿而硬痛者此為結胸是結胸亦可  
 稱心下也有以傷寒中風並冠於首而曰心下痞者有  
 獨稱太陽中風而曰心下痞硬滿引脇下痛者是陽邪  
 亦能作心下痞也又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緊心  
 下痛按之石硬者是陰邪亦能作結胸者也又太陽中  
 風下利嘔逆其人漉漉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硬

又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此發於陽而亦作心下痞者也更有太陽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硬又如厥陰篇中云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此二條雖有陰陽之分與結胸稍異此亦發於陰而作結胸者也由此觀之其陰陽互見痞結交作參伍錯綜縱橫變化如此則豈風寒營衛之說可擬發於陽發於陰之義乎尚論未悟其理妄取條辨之說以風爲陽邪病發於中風陽邪未從外解而反下之熱勢乘虛陷入必硬結於胸上寒爲陰邪病發於傷寒陰邪未從外解而反下之其熱勢乘虛陷入必痞塞於心間若作此解則熱入與不言熱入之義安在哉昔張兼善證成氏之誤曰既以無熱惡寒爲發於陰焉有可下之理斯言之謬亦已甚矣不思仲景原因不可下而曰反下兼善豈反忘之耶又曰仲景所謂陰陽者指表裏而言也病在表當汗而反下之因作結胸病在裏尚未入府而輒下之因作痞此論尤爲乖謬病已在裏卽攻下之已不爲逆且病既入裏而云尚未入府豈所謂府者又在裏之裏乎又以風邪入裏爲結胸寒邪入裏爲痞然則太陽中風下利嘔逆其人黎黎汗出而至於心下痞硬者非風

知不足齋

邪入裏之痞乎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心下痛按之石  
 硬者非寒邪入裏之結胸乎及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  
 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硬而滿者  
 非或風或寒而偏作心下痞者乎又傷寒五六日嘔而  
 發熱柴胡証具而以他藥下之必蒸蒸而振心下滿而  
 硬痛者為結胸但滿而不痛者為痞此又非寒邪入裏  
 而能結能痞者乎更以此較之則兼善之說果合仲景  
 發於陽發於陰之義乎因思方喻兩家之說得非兼善  
 為之前導乎是以不言熱入之故仲景確有深意如下成  
 氏以發於陰而反下之謂中陰邪入裏結於心下為上  
 痞豈知陽氣既虛陰邪自足成痞况尚有惡寒發熱表  
 裏皆實之痞具在則此註已屬荒唐而方氏又謂不言  
 熱入欲人同推也喻氏復不察仲景之意不辨方氏之  
 訛遂誤信同推之說而竟推之曰二証皆由下早皆是  
 熱入省文以見意也持論若此不幾乎淄澠不辨菽麥  
 不分矣以盲引盲之誚可獨加諸前輩耶是故讀仲景  
 書而不能得仲景之旨其不為盲者少矣此節疑義所  
 以為千古未明之案者以仲景難言而未中之詳言也然  
 反覆尋繹其文亦申言之矣但道無不祕未易顯言欲  
 令後之學者從妙悟中求之而已蓋以聞道之所得者

既



猶淺悟道之所得者彌深耳故  
曰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

### 結胸證治第三

太陽病脉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鞅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小使不利身必發黃也

二辨脉篇云陰陽相搏名曰動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又云數脉見於關

上上下下無頭尾如豆大厥厥動搖者名曰動也此所謂動數者數而躁動也痛即下文頭痛也虛謂營陰弱也

盜汗睡臥中之汗也陽以外衛營虛不守故陰液盜出絡目閉則衛陽內入無以外衛營虛不守故陰液盜出

此因風邪傷衛則衛強營弱毛孔不閉故微盜汗出也  
 發熱盜汗脈數則為虛之義言衛強則陽盛發熱而脈  
 數營弱則陰虛惡寒而汗出也浮則為風以下四句即  
 所以釋脈浮而動數也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惡寒即  
 風熱痛虛之見證也言浮則風邪在衛數則邪鬱發熱  
 躁動則風邪不得發越故頭痛脈數則陽邪勝而營陰  
 虛弱故微盜汗出而惡寒即前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  
 陽浮熱自發陰弱汗自出當當惡寒之變文也此為表  
 邪未解乃桂枝湯症也粗工不察而反下之則胃腕之  
 陽氣大傷遂至動數之脈變而為遲矣遲者虛寒之脈  
 也中氣既餒則表間陽邪乘胃氣之虛寒陷入胸膈邪  
 盛正虛正邪相拒故作痛也曰胃中空虛非水穀盡出  
 而空虛也乃胃中真陽因誤下之損而空虛也真氣空  
 虛則陷入之客氣擾動胸膈而膈中呼吸之氣有所隔  
 礙故短促而不伸也膈間氣不得舒邪結於裏所以躁  
 擾煩悶而心中若有所懊懣者然此皆陽邪內陷故心  
 下因之而鞭遂為熱入之結胸矣以動數之脈變而為  
 遲雖為中氣已虛然邪熱結鞭於胸中則為實邪在裏  
 當以大陷胸湯主之若陽邪雖陷而不結於胸中但頭  
 汗出者以諸陽脈皆上至頭頭為諸陽之會陽邪獨盛

於上、故但頭汗出也。諸陰脉皆至頸、從胸中而還。然陰液為陽氣所蒸、乃得為汗。陰陽之脉絡雖交互於周身、因陽邪在上、無以蒸騰、故餘皆無汗。但劑頸而還也。熱邪內陷、既不得汗泄、而小便不利、則又不得隨水液而下走。溼熱鬱蒸、故身必發黃也。發黃不立、治法者、以有例在後也。此條雖動數變遲、終屬陽邪內陷、故以大陷胸湯攻之。熱邪內陷、尚且動數變遲、豈陰痞反有熱入同推之理乎。故曰綱領中難於並言、至條目中始能悉言之也。喻氏謂動數變遲三十六字、形容結胸之狀、殆盡嘆其為化工之筆、宜哉。

### 大陷胸湯方

大黃

六兩 漢之六兩即宋之一兩六錢二分 李時珍云古之一

升今之二合半約即今之一甌也每服一甌約大黃五錢外結胸惡症理亦宜然未為太過况快利止後服乎

芒硝

半升 升法見小柴胡湯下

甘遂 一錢

右三味以水六

升先煮大黃取三升去滓內芒硝煮一兩沸內甘遂末

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陷胸者謂能治熱邪陷入胸中而名之也邪陷胸膈猶大



敵入寇絕我津梁據我要害餉道不通燕燕不嬰堅壁  
 固壘非勇敢之將鋒銳之兵不能破也故用苦寒漏泄  
 之將為君鹹寒輒堅之副為佐然邪結胸中胃氣不行  
 津液不流水飲並結故又以遂水利痰之奇兵為使開  
 足之形已定犄角之勢已成然後建大將旗鼓水陸並  
 進而成衝鋒陷陳之功豈不偉哉然苟非熱入胃實之  
 證如陰痞之屬則當以德化緩徠威鎮攝服而已未可下  
 弱兵黷武塗炭生民也其有表証而脈浮者尤所禁忌  
 用者審之○辨誤 仲景為傷寒立法之祖雖後賢繼  
 起鮮有地不讀其書而師其訓者矣故凡讀之者各有議  
 論雖或未能盡其典要而亦各鳴其所得或是或否皆  
 不敢踰越其軌度然未有如下如丹溪朱氏之不善讀書者  
 也如下此條之痛存仲景曰按太陽病在表未嘗解在表  
 而攻裏可謂虛矣而沉所得之脈皆浮而動數乎今得  
 誤下動數變遲矣而又曰胃中空虛又曰短氣躁煩虛  
 之甚矣借曰陽氣內陷心下因鞅而可迅攻之乎豈大  
 陷胸之力緩於承氣沉已下者不可再下寧不長其虛  
 乎上文曰結胸脈浮大者不可下下者死又曰結胸証  
 悉具煩躁者死今日曰脈浮又曰煩躁大陷胸果可用乎  
 復陽病實下後若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懷者抱

子鼓湯吐胸中之邪。沉太陽失下後，明有虛証乎？如此  
議論，豈非痛貶仲景叙証之差，用藥之誤乎？豈知仲景  
原因脈浮而動數，頭痛發熱，盜汗惡寒之表証未解，為  
不可攻下，故曰反下，至誤下之後，胃中真陽已虛，所以  
動數之脈已變而為遲矣。變遲之後，陽邪已陷，豈尚有  
浮脈耶？仲景所謂浮而動數者，蓋未下之前，邪氣在表  
之脈也。丹溪不曉此義，此不善讀之一也。又以動數變  
遲為虛，不知正氣既虛，熱邪已陷，正虛邪實而膈內拒  
痛矣。丹溪又不知此義，其不善讀者二也。又以胃中空  
虛為虛，不知仲景之曰空虛，蓋以胃中真陽虛損為言。  
非水穀邪氣盡空也。所以下文即有客氣動膈四字。因  
胃氣虛，故客氣得以入膈而變動。此亦正虛邪實也。豈  
可竟作虛論耶？丹溪又不知此，其不善讀者三也。又以  
短氣躁煩為虛甚，不知邪結胸膈，氣道阻塞，且熱邪內  
鬱，故短氣躁煩而心中懊懣也。丹溪又昧其旨，此不善  
讀之四也。又云借曰陽氣內陷，心下因鞅而可迅攻之  
乎，豈大陷胸之丸緩於承氣，況已下者不可再下，寧不  
畏其虛乎？王肯堂論大陷胸湯云：傷寒錯惡，結胸為甚。  
非此不能通利，須其迅速方能分解。結邪丹溪識見，又  
不至此，其不善讀者五也。又云上文曰結胸脈浮大者

不可下下者死仲景於未結胸之脈浮動數者已云不可下恐誤下成結胸也至若既成結胸而尚往來寒熱者已不用大陷胸而用大柴胡湯表裏兩解之法矣况已結胸而脈尚浮大則在表之邪不可限量故曰不可下且此條動數變遲之後並無浮脈再見豈可引此以責仲景乎此不善讀之六也又曰結胸証悉具煩躁者死今脈浮又曰煩躁大陷胸果可用乎不知仲景之所謂悉具者言結胸所犯之脈証無所不備也此一節非真有此証乃仲景設言以訓後世之文故鋪叙自表入裏所以致成結胸之故及撰寫邪氣陷入而成結胸之狀歷歷如繪直至結胸已成然後云以大陷胸湯主之若如此以漸而入者即謂結胸症悉具則下文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鞮者當如何耶沉尚有舌上燥而渴日晡潮熱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又如何耶且所謂短氣躁煩心中懊憹胸猶未結也至陽氣內陷心下因硬則為結胸矣所謂躁煩者熱邪初入不得發越而躁煩非已成硬結胃氣將絕之煩躁可比煩躁煩義自不同丹溪又不能辨此不善讀之七也又言彼陽病實下後若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以梔子豉湯吐胸中之邪沉太陽失下後明有虛



証乎此段乃仲景論中陽明條下脉浮而緊咽燥口苦  
腹滿而喘不惡寒反惡熱之証也非下脉浮而動數發熱  
汗出反惡寒太陽表証未解之可比也且陽明條下原  
云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有胎  
而猶未結胸也故以梔子豉湯涌其未結之邪耳此條  
乃太陽脉浮動數之表邪因誤下而動數變遲遂致膈  
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然必  
陽氣內陷心下因硬而為結胸方用大陷胸湯攻之若  
熱邪未陷心下不硬則猶未成結胸不過胃中空虛客  
氣動膈心中懊憹初入胸中之邪而已豈有不<sub>下</sub>用梔子  
豉湯以吐其未結之邪乎若猶未信但觀陽明篇中有  
云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飢  
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非<sub>也</sub>治心中懊憹而  
猶未結胸者之明証耶今陽氣已陷心下已觀結胸已  
成豈可<sub>下</sub>亦以梔子豉湯吐之丹溪讀其書而不達其意  
昧其義而妄毀之是誠何心哉嗚呼此道之晦斯民之  
厄也能無辨乎所以張介賓類經求正錄云劉朱之  
言不息則軒岐之澤不彰信乎斯言之不謬也夫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

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上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

大陷胸湯主之

(三) 此太陽入陽明之結胸也病本太陽中風當下以桂枝湯汗解使漿漿微似

汗可也乃重發其汗使如水流滴則病必不除而後早下之邪熱遂乘虛而陷入陽明矣因汗下兩竭其津液

邪入胃中而燥熱故五六日不大便而舌上燥渴也日晡未申之時也所者即書云多歷年所之所也不大便

舌上燥渴日晡潮熱皆陽明証也潮熱而曰小有則未離太陽而已入陽明矣故不似全入陽明之甚也邪在

太陽而陷入則結於胸邪入陽明而歸裏則實於胃此本太陽病因汗下之誤邪從太陽誤入陽明故從心上

至少腹無少空隙皆鞭滿而痛至於手不可近也前條但結胸而鞭痛者尚以大陷胸湯主之況兼陽明胃實

者乎故亦以大陷胸湯主之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瘥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四) 結胸

本太陽表邪陷入而成然猶在上焦陽位而未深入陽明也項強亦太陽表証也瘥即瘥也仲景之論瘥病其

復

瘥

下

痙

總証曰病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脉  
 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其分條曰太陽  
 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痙又曰太陽病發熱汗  
 出而不惡寒者名曰柔痙其不言項強者總証中已叙  
 之矣不必重複也大約無論痙病之剛柔皆身熱項強  
 但以惡寒無汗者乃寒傷營之痙以寒主勁急故也汗  
 出而不惡寒者乃風傷衛之痙以陽邪性緩故也此以  
 結胸証而云項亦強者所以證其邪未離乎太陽之表  
 未可攻也曰如柔痙狀所以狀結胸之汗出不惡寒者  
 也以結胸而狀如柔痙之汗出不惡寒其無表証而宜  
 下可知故曰下之則和既無表証又不可言熱實鞭痛則  
 勢非甚劇也故不須以大陷胸湯之駮劑攻之而更立  
 大陷胸丸治之足矣○辨誤方註取成氏邪結胸中  
 心下緊實能仰而不能俯之說謂邪結鞭於胸俯則礙  
 而不利勢必常昂有反張之疑似病已至劇喻氏復兼  
 取兩說云結胸而至項強症愈篤矣胸間邪結緊實項  
 勢常昂有似柔痙之狀借此以驗胸邪十分緊迫耳皆  
 失仲景本意豈知以柔痙之汗出不惡寒以證表邪既  
 解為結胸之較輕者哉若猶未以為然試觀大陷胸湯  
 之大黃六兩芒硝半斤不過二次溫服而大陷胸丸雖



大黃半斤，葶藶芒硝杏仁各半升，而究竟所用者，止服如彈丸之一枚而已，其大小之制，為何如哉。

大陷胸丸

大黃

半斤

葶藶

芒硝

杏仁

各半

升熬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

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

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為

効禁如藥法

大黃芒硝甘遂，即前大陷胸湯之意，自蜜二合，亦即十棗湯中之大棗十枚也，增入

葶藶杏仁者，蓋以胸為肺之所處，膈中為氣之海上，通於肺而為呼吸邪結胸膈硬滿而痛，氣道阻塞，則有少

氣躁煩，水結胸脇之害，故用葶藶甘遂以逐水瀉肺，杏仁以利肺下氣也，所用不過一彈丸劑，雖大而用實小

也，和之以白蜜，藥雖峻而佐則緩也，大陷胸湯之制，六師並出也，大陷胸丸之法，分銳攻畧也，陷胸湯一人獨

用之劑也，陷胸丸衆病分用之藥也，其大小分合之迥異，步伐止齊之不同，奈何方註以為白蜜甘潤導滯最

知

良名雖曰丸猶之散耳較之於湯力有加焉唯喻氏謂  
自蜜留戀潤導下行其緩斯得一宿乃下之旨矣豈如  
承氣陷胸湯之人行十里二十里之迅速哉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脉沉緊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

陷胸湯主之五歷來註家皆以中風誤下而成者為結

胸傷寒誤下而成者為痞此千載未悟

之惑也仲景原云發於陽發於陰而反下之並未言中

風傷寒而反下之也前條皆中風之結胸此條以傷寒

而亦成結胸則知非獨中風誤下而成也說見首章註

中然此條並未誤下而亦結胸者蓋以邪在太陽替久

失治而致變者也脉沉緊者關脉沉緊也或曰此但以  
傷寒二字冠之何以知其邪在太陽乎曰以熱實二字  
推之即可知也又以太陷胸湯之鹹寒苦泄而知之也  
何以知其為失治乎曰以六七日言之乃行其經盡之  
期也又不言及汗下是以知其為失治也何以知沉緊  
為關脉乎曰臟結條云按之痛寸脉浮關脉沉名曰結  
胸也曰沉則然矣緊脉何以言之曰浮緊則為寒邪在  
表沉緊則為寒邪深入也蓋言下以寒傷營之証頭痛發

熱身疼腰痛惡風無汗者而經久不治至熱邪自陷  
結於胸中則熱邪內實於裏矣而脉見沉緊足見邪結  
深固所以心下不按自痛及按之則石硬也邪  
氣堅結如此非大陷胸湯何以破其堅結乎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

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

陷胸湯主之

六此亦太陽失治之結胸也言寒傷營証而不以麻黃湯汗解至十日之久其邪

雖未盡入而鬱熱之邪已內結於裏而為結胸似可攻  
之証矣復往來寒熱如柴胡湯證是半表之邪猶未下  
也表裏皆有邪未可以大陷胸湯攻之也以陷胸但能攻  
在裏之熱邪而不能解散表邪也故以大柴胡湯兩解  
之若但結胸而身無大熱者其邪不在表可知此但因  
熱結在裏胃氣不行水飲留結於胸脇乃可攻之候也  
猶必但頭汗出者然後知其身雖無大熱而邪氣不在  
陰經陽邪但在上焦陽分為結邪所隔不得下達水液  
留蓄亦不得下走故以大陷胸湯主之或曰何以知頭  
汗為陽邪在陽分乎曰少陽篇云陰不得有汗今頭汗



出故知非少陰也且陷胸亦實熱之藥故知陽邪在陽  
 分耳成氏謂但結胸無大熱者非熱結也豈知但結胸  
 三字即指熱結在裏而言謂但有裏邪也無大熱言不  
 復往來寒熱謂無表邪也有裏無表方可用大陷胸湯  
 也苟非熱結則大黃芒硝豈非熱實之藥仲景肯妄用  
 乎尚論言後人誤謂結胸之外復有水結胸一症又謂  
 下文支結乃支飲結聚亦別是一症殊為可笑愚謂若  
 水飲必不與熱邪並結則大陷胸方中何必有逐水利  
 痰之甘遂乎可謂一言破惑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湯主

之七正在心下方氏謂不比大結胸之高而在上不知  
 仲景原云若心下滿而鞭痛者為結胸也又曰心  
 下因鞭則為結胸又曰結胸熱實心下痛按之石鞭如  
 此則知結胸本在心下非必心下痞而後稱心下也然  
 則胸與心下之相去非甚相遠也不過鳩尾之間上腕  
 之分耳若必責之胸膈則胸骨已鞭豈能按之而知其  
 硬且痛乎曰正在心下者言止在心下一處不若心下  
 滿而鞭痛及按之石鞭結在胸脇之甚且大上也按之則

痛亦不似下膈內拒痛及從心上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  
道者至於心下痛之不按自痛也脉之浮滑皆屬陽浮  
為陽邪滑近動數亦不比下動數變遲及沉緊之脉為中沉  
陷固結之深也故不須攻擊之驚劑而以小陷胸湯主  
之也

### 小陷胸湯方

黃連

兩

半夏

半

枳實

大者一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枳實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

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此因陷入之熱邪較輕故治法亦變其制而為小陷胸湯也然其小

也非若小承氣之減其制而曰小亦非若小青龍之變其法而曰小也此所謂小者名雖同而藥實不同藥雖

不同而用意則同用意雖同而其功用又不同也夫邪結雖小同是熱結故以黃連之苦寒主之寒以解其熱

苦以開其結非比大黃之苦寒蕩滌也邪結胸中則胃氣不行痰飲留聚故以半夏之辛溫滑利化痰蠲飲而

散其結滯也枳實李時珍謂其甘寒不犯胃氣能降上焦之火使痰氣下降蓋亦取其滑潤也亦非比芒硝

張路玉曰

此條舊與小

陷胸自散合

為一條殊不

可解蓋表邪

不從表散反

灌以水却其

邪必致內伏

或入少陰之

經或犯大陽

之本故以二

陽分主按文

蛤為止渴聖

藥仲景取治

意欲飲水而

反不渴者其

意何居蓋水

与邪氣滲入

少陰之經以

其經脉上循

喉龍故意欲

飲水緣邪尚

有經中未入

却

甘遂之鹹寒逐水之峻也然半夏括蕞皆取其滑者何也蓋滑乃十劑之一謂滑可去著也著者有形之邪留著於胸膈腸胃之中無形之邪留著於經絡臟腑之間也古人云著而難去者以滑去之如油之洗物也此方之制病小則制方亦小即內經所云有毒無毒所治為主適大小為制也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若灌之其熱被劫

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

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証者與三物

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八病在陽者蓋指邪在太陽也然仲景但言病在陽何以知

其獨指太陽乎曰仲景陽明篇首云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者為陽明外証既云汗自出不應再以汗解

唯邪氣雖入陽明而太陽証尚未罷者方有下用麻黃之葛根湯及桂枝葛根湯以汗解之此外則更無陽明發

表之專藥矣是以知其非陽明也少陽雖有半表之邪而汗吐下皆有禁例又不當有下應以汗解之句故又知

於裏故反不



渴斯時不用

鹹寒收陰海

陽使邪留變

熱必致天渴

引飲也所以

金匱云渴飲

飲水不止者

文蛤散主之

則知文蛤專

治內外水飲

也服文蛤不

差知邪不在

少陰之經定

犯膀胱之本

當與五苓散

無疑

身熱皮粟不解

欲引衣自覆若

以水溼之洗之

益令熱不得出

當汗而不汗則

煩假令汗出已

腹中痛與芍藥

唯

却

意

在

却

其非少陽也。但太陽為最外一層，專主營衛。風寒犯之，則少應以汗解矣。此因不得汗解而煩熱，非但以汗解，而反以冷水噴之者，蓋欲以寒治熱，乃不知者之妄耳。也。以冷水噴灌之者，蓋欲以寒治熱，乃不知者之妄耳。遂使皮膚鬱熱之邪，為冷水所却，不得散去，故彌更益增其煩熱也。然煩熱雖甚，其先所感之邪，本已惡寒無汗，又增噴灌之水，寒外客皮膚，故肉上之寒，栗聳起中。欲飲水者，煩熱所致也。反不渴者，水寒侵入也。見証如此，似當仍以汗解為是。因水寒外侵，邪熱被却，已不為表，故以鹹寒潤下利水之文蛤散導水下出。若未効而不瘥者，因水寒內犯太陽之府，膀胱受病，當與五苓散助其下焦蒸騰之用，則氣化流行而水氣自除矣。即有表邪未解，服五苓散法中更有多飲煖水，使汗出之法，可去也。此條當與中風失治之渴欲飲水，水入即吐之，水逆證互看。彼因飲水所致，為內入之水寒，此因噴灌所致，為外入之水寒，病情相似，故治法亦相同也。寒實結胸，無熱証句，乍讀之似不宜用小陷胸之苦寒，細閱上文，因冷水噴灌其熱已被劫不得去，熱邪內入，所以彌更益煩熱邪，遂實結於胸中。也。若果是陰寒，當作心下痞胸，非謂寒氣實結於胸中。也。若果是陰寒，當作心下痞。

三兩如上法

身熱皮粟不

解欲引衣自

覆著此熱在

皮膚寒在胃

髓也法當汗

出而解反誤

洗以水致冷

客熱內伏不

出雖煩而復

畏寒似渴而

仍不渴似乎

邪客少陰之

經及古文蛤

散不差其邪

定匪勝航故

与五苓兩解

之法服後汗

出而腹中反

痛者此又因

五苓裏某引

陽邪內陷之

矣故結胸之首條云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  
謂之結胸則知是熱入而非陰寒之証矣若非熱邪則  
亦并不不可謂之結胸矣此陰陽寒熱之辨也無熱証者  
謂無表熱蓋指上文肉上粟起而言非謂表裏俱無熱  
故與三物小陷胸湯以開其胸中實結之邪也白散雖  
峻蓋因寒實結於胸中水寒傷肺必有喘咳氣逆故以  
苦梗開之貝母入肺又以巴豆之辛熱有毒斬關奪門  
之將以破胸中之堅結蓋非熱不足以開其水寒非峻  
不足以破其實結耳亦  
治實不治虛之法也

**文蛤散方**  
蒼蘼或昌  
 蟻者是也  
 右一味為散以沸湯和服一錢匕湯用五  
 合

**三物小陷胸湯**  
 卽前小陷胸湯

**白散方**  
 桔梗 三分味  
 苦者  
 巴豆 一分去皮心  
 熬黑研如脂  
 貝母 三分

右三味。桔梗貝母為末。內巴豆。更于白中杵之。以白飲

言

陷身不用水

建中而友與

芍藥又云如

上法何耶蓋

平昔陰氣內

虛陽邪內陷

之腹痛常與

小建中相之

誤用藥氣下

藥致陽邪內

陷之腹瀉則

宜桂枝加芍

藥和之因五

苓利水而引

陽邪內陷之

腹痛仍用五

苓加芍藥和

之三法總不

離乎桂枝芍

藥也如上法

-2 164 49 263" data-label="Text">

者言即入於

和服強人半錢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

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

結胸証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九大凡邪氣在

結胸一証原因太陽表邪誤陷所致然既結之後邪已

入裏則關脉當沉矣豈容浮大之脉再見耶今胸既結

矣而脉仍見浮大則未盡陷入之表邪尙盛且浮大之

脉原屬裏虛症象陽且條云浮則爲風大則爲虛正氣

既虛而更下之使未盡之表邪再陷則外邪已陷復陷

胸邪已結再結是所謂虛其虛而實其實也邪氣重陷

正氣不支不死何待故曰不可下下之則死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十此承上文而言更有中不心

言凡係結胸所犯之証無所不具也其證悉具則邪氣

藥內也



心下痞證治第四

痞之為証陰陽參錯寒熱分爭虛實交互變見不測病情至此非唯治療

之難而審察之尤不易也且勿論推求參考之難與臨証施治之難即以仲景之聖其立法詳辨亦甚難也所以著書者唯恐臨証者之難曉臨証者每嫌著書者之不詳不知六氣隨時之變態不同病者虛實之見証百出聖賢立訓之規格有限病情變幻之伎倆無窮猶之五官四體雖同絕無相同之面目傳真寫像各異豈有一定之鬚眉鄭子產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此之謂也前人創法唯規矩以度之繩墨以準之理以貫之義以一之變而通之神而明之未可<sub>二</sub>按圖索驥也所以臨証者不知著述之艱難著述家又不知<sub>二</sub>臨証之不易然但著書而不臨証不過紙上談兵但臨証而不著述每多不學無術皆非實學也余讀仲景書至痞結兩證茫無就緒不覺掩卷而歎故勉為之辨

脉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乃氣

痞耳濡音軟此以下三條乃寒邪入裏之痞也下文陽虛陰盛之痞則又不同矣夫脉浮而緊浮

十一

為在表緊則為寒乃頭痛發熱身疼腰痛惡風無汗寒邪在表之脈麻黃湯症也而復下之者言不以汗解而反誤下之也緊反入裏者言前所見緊脈之寒邪因誤下之虛陷入於裏而作心中痞滿之症也按之自濡言証雖痞滿以手按之則軟而不硬也此不過因表邪未解誤下裏虛無形之邪氣陷入於裏而成痞耳其脈証不同治法各異者又於下條分出以為臨証施治之用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此二條承上文言同一誤下緊反入裏而成痞其脈症稍異治法即殊故示入以不可概視而妄施

治療也心下者心之中脘之上胃之上脘也胃居心之下故曰心下也痞者天地不交之謂也以下邪氣否塞於中上下不通而名之也前所謂緊反入裏者非即寒氣入裏也乃寒邪鬱於營衛之間已發熱之傷寒邪氣乘誤下之虛入裏而成心中痞也寒鬱為熱即熱論篇所謂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之義謂初感本是寒邪鬱於腠理則發熱矣按之濡即所謂氣痞也其脈關上浮者浮為陽邪浮主在上關為中焦寸為上焦因邪在

月原集

中焦故關上浮也若結胸之脈則寸浮而關沉矣結胸因熱邪水飲並結按之石硬或心下至少腹皆痛不可近故治之以大陷胸湯此則關上浮按之濡乃無形之邪熱也熱雖無形然非苦寒以泄之不能去也故以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按之濡而脈浮未可寒下太過故以麻沸湯漬須臾分服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

兩二

黃連

兩一

麻沸湯者言湯

沸時泛沫之多其亂如麻也全生集作麻黃沸湯謬甚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

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謂之瀉心湯者非用黃連以瀉心臟之火也蓋以之治心

下痞而名之也大承氣之治邪熱歸胃以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故以大黃芒硝枳實厚朴專治胃實大陷胸之治結胸亦以太陽表邪誤下陷心因熱邪水飲並結故攻熱實而兼導飲十棗湯之攻痞以表邪已解非熱邪入裏不過下水飲停蓄於胸脇之間故不用太黃攻熱但以大戟芫花甘遂蠲飲泄水而已皆攻實之法也若夫大黃黃連瀉心湯者因傷寒鬱熱之邪誤下入裏而痞塞於心下雖按之濡而屬無形之氣痞然終

先

承



承

是熱邪故用大黃之苦寒泄之以攻胃分之熱邪黃連之苦寒開之以除中焦之鬱熱而成傾否之功在五等瀉心湯中獨為攻熱之劑也然有是証有是脈者宜之設非其証者未可概用也麻沸湯百沸熱湯也成氏云但以麻沸湯漬服取其氣薄而泄虛熱也蓋因按之軟則胃中無大宿垢關脈浮則中氣不實故但漬而不煎為泄虛熱而非攻下之劑成氏此言可謂得仲景之旨矣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十三 此又兼上

文言如前應用大黃黃連瀉心湯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則治法又不同矣夫以心下痞而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即前所謂緊及入裏傷寒鬱熱之邪誤入而為痞原非大實而復見惡寒汗出者知其命門真陽已虛以致衛氣不密故玄府不得緊閉而汗出陽虛不任外氣而惡寒也人但知衛氣行於皮膚而不知乃下焦之真陽蒸穀氣而達皮膚乃為衛氣所以相火居於兩腎之間而屬少陰衛氣居於肌表而屬太陽為一振一葉故足太陽膀胱與足少陰腎經相為表裏而成一合也以熱邪痞於心下則仍以大黃黃連瀉之加附子以扶真

陽助其蒸騰之衛氣則外衛固密矣因既有附子之加併入黃芩以為微熱之助而寒熱並施各司其治而陰陽之患息傾否之功又立矣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

二兩

黃連

一兩

黃芩

一兩

附子

一枚泡去皮破取煮汁

右四味切三味

以麻沸湯二升漬

須臾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

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

黃黃連瀉心湯

十四

傷寒寒傷營也以頭痛發熱惡寒無汗之証法當以麻黃湯汗之方

為合法乃先大下之下後而表邪陷入矣醫見未解而復發其汗謂之復者蓋以誤下之後復用麻黃湯也汗雖發而從前陷入之邪已作心下痞矣心下已痞而仍惡寒者猶有表邪未解也前條同是痞証而惡寒以附

用

絕

子瀉心者因惡寒汗出所以知其為陽虛之惡寒也此則惡寒而不汗出是以知其為表未解也故曰不可攻痞若再攻之必已陷再陷矣所以必當先解其表俟表邪既解然後乃可攻痞也但傷寒解表不用麻黃而因桂枝者何也仲景以麻黃治傷寒桂枝治中風一定不移之法也其可亂乎若其法可亂則仲景不於桂枝湯條內特立禁止之文曰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此條既曰傷寒而又以桂枝湯解表豈立法者自相矛盾邪蓋因此證既已誤下胃中陽氣已虛又復發汗表間衛陽又損若再用麻黃必至陽氣竭絕而為亡陽之敗症矣且寒邪已經陷入其在表未解之邪有限故權用桂枝湯以解表間之虛邪也解後亦用大黃黃連瀉心湯者因此痞亦是發熱惡寒之傷寒邪熱因誤下入裏所致即所謂緊反入裏也因與熱入之痞同義故治法亦同與下文胃中不和腹中雷鳴客氣上逆者不得同論也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鞅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



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

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十五

傷寒中風者言或中風或傷寒

也謂無論傷寒中風之有表証者但誤下之皆可致變非後人所謂風邪入裏則為結胸寒邪陷入則為痞也下利日數十行者誤下傷胃中氣失守隨藥勢而下奔也完穀不化胃寒不殺穀也腹中雷鳴誤下則胃陽已傷中焦虛冷氣滯不得流行脾弱不能轉運欲通而不得故但留滯於腹中作響而已是以陰氣填塞於心下硬滿而為痞也胃氣受傷陰邪上逆而乾嘔陽受陰迫虛陽上走而心煩不安也醫見心下痞滿以為熱邪未盡而復下之則胃中陽氣益虛其痞益甚不知此非熱邪所結但以胃腕之陽傷損真氣空虛故客氣得以上逆客氣者非外入之邪也乃胃陽已虛下焦之陰氣上逆以非本經之氣故為客氣客氣上逆致成痞硬耳當以甘草瀉心湯主之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

兩四

乾薑

兩三

半夏

升半

黃芩

兩三

黃連

兩一

大棗

枚十二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

升日三服

此方以甘草為君前代名家皆疑其為甘  
神緩中之藥非痞滿所宜注中皆含糊抹

過而不能明言其故余注解素問諸篇始知下甘性雖緩  
其補瀉之用於五臟各有不同故藏氣法時論云肝苦

急食甘以緩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此皆用其甘  
和神緩之性也又云心欲奭急食鹹以奭之用鹹補之

以甘瀉之其以甘瀉之句人皆讀而忽之豈知聖賢垂  
訓語無虛發雖一言一字無非精微之蘊唯仲景知之

遂以此此一句之義立法制方用之以治極難之証如下世  
之讀內經而輒加刪削者又焉能得此精義哉夫所謂

心欲奭者心乃藏神之臟五臟六腑之大主胞絡代君  
行令邪不得犯犯之則死豈真有所奭硬乎謂之欲奭

者蓋心之部分為邪所犯不得其平和故奭之瀉之耳  
仲景之瀉心亦瀉心下之痞氣非瀉心臟也故亦以甘

瀉之猶素問陰陽別論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非真心  
脾二臟受病也因胃病在心脾之間耳其義相同當以

意度之可也。故於肝則以甘緩其勁急之偏勝，於脾則以甘益其濡潤之不足，於心則以甘瀉其痞滿之虛邪也。然雖曰以甘瀉之，而瀉之法亦必以痞之虛實為辨。未可概用也。其熱實之痞固不必言，然苟非胃中虛冷，脾氣下陷，陰邪上逆，下利完穀，腹中雷鳴者，而妄用之，未有不反增其滿者也。如李東垣補中益氣湯，唯氣虛而致中滿者，乃為的對。倘施之於實脹，未有不殆者也。乾姜守中，除裏寒而止下利，半夏利膈，神農本經言其能治傷寒寒熱，心下堅硬，二者皆辛溫而能散痞，故重用之，以為臣。黃芩黃連乃苦以開之，非下方氏所謂解其邪熱之煩也。然仲景明言此非結熱，又曷為用之？蓋取至真要大論之所謂熱因寒用也。以下陰邪否塞於內，驟進辛熱，恐其拒格而不受，故以寒藥導之，使入也。即經所云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乃反佐以取之之法。是以黃連止用乾姜三陪之一也。但觀厥陰條中傷寒本自寒下，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食入口即吐，而以乾姜黃連黃芩人參湯治之，理自明矣。寒熱兼施，辛苦並用，中氣不調，故以大棗和之。然用甘草而不用人參者，陰邪在內，濁氣留中，人參非瀉劑，故不用也。舊注但云甘草坐鎮中州，人但知生薑代乾姜之僭，孰知以乾姜代生



姜之散。但知甘草能增滿。孰知甘草能去滿哉。不知李東垣原云。以乾生薑代乾姜者。以其不僭故也。並非以生薑代乾姜之僭也。本草云。乾生薑。即生薑之乾者。主治各自不同。而乾姜又別用法。製造者也。性味主冷。又不同矣。且生薑散外。而開發乾姜溫裏而守中。乾姜亦豈能代生薑之散哉。而甘草所以去滿之故。終未道出。黃連之用。又未通解。竊恐未足以發明立方之義也。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証具。而以他藥下之。

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

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

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

與之。宜半夏瀉心湯。十六 此條當在少陽壞病中。因屬痞症。以類附於此。

故

此以邪在少陽而成痞結。故不曰大陽。而但以傷寒二字冠之也。五六日。邪入漸深之候也。嘔而發熱。少陽之

本証也。以邪在少陽柴胡湯証已具而不用柴胡反以他藥誤下之。他藥者即承氣之類非有別藥也。因此証唯柴胡為對証之藥彼不當用者即指為他藥也。若誤下之後無他變証而柴胡証仍在者當復與從前對証之柴胡湯必身體蒸蒸而振蒸蒸身熱汗欲出之狀也。振者振振然搖動之貌即寒戰也。言身體蒸蒸然却發熱汗出而邪氣解矣。其所以戰而後汗者以下後正氣已虛難於勝邪故必戰而後汗也。如此則雖有從前他藥誤下之失已幸而不為變逆矣。若誤下之後柴胡証不仍在者則邪氣必乘虛陷入矣。邪陷而心下滿按之鞭痛者此為熱入之結胸也。以大陷胸湯主之。若但滿而按之不痛其非鞭結可知已屬氣痞然雖按之不痛。若如前其脈關上浮者仍是陽邪當以前條大黃黃連瀉心湯泄其虛邪矣。此不言關上浮則知為下後胃中陽氣空虛身中之陰氣否塞於心下而為虛痞也。雖屬少陽本症今已變逆為陰痞則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辨誤。前注家以中風誤下為結胸傷寒誤下為痞此條以傷寒而可結可痞矣。又以陽邪入裏為結胸陰邪入裏為痞此則邪在少陽而誤下是陽經之邪亦能結能痞矣。以此論之即仲景之發於陽發於

陰尚未足，以盡該其義。後人又豈能作一定之例，以範之邪？總當因時制變，因勢定形，就形以定名，因變以施治耳。故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又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

半升

乾姜

三兩

人參

三兩

甘草

三兩

黃芩

三兩

黃連

一兩

大棗

十二枚

煮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

升日三服

半夏辛而散痞滑能利膈故以之為君半夏之滑見小陷胸湯方論中乾姜溫中除陰氣

而獨痞人參炙甘草大補中氣以益誤下之虛三者補則氣旺熱則流通故以之為臣黃芩黃連即前甘草瀉

心湯中之熱因寒用苦以開之之義故黃連亦僅用三倍之一以為之反佐大棗和中濡潤以為傾否之助云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鞅乾噫食臭脇下

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十七傷寒汗出



解之後言表邪俱從汗出而悉解也胃中不和以下皆言裏症未除也此條非誤下所致乃邪傳太陰也然但曰胃中不和而不言太陰脾土者太陰陽明論云脾胃以膜相連足太陰之脈貫胃屬脾絡益與足陽明相為表裏也胃陽衰弱氣不流行陰寒閉塞故心下痞硬胃寒不能腐化脾弱不能健運故乾噎食臭也噎者噎食氣也胃寒不化宿食停留而噎食酸臭也靈樞口問篇云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上下散復出於胃故為噎素問脈解篇云太陰所謂病脹上走心為噎者陰盛而上走陽明也中焦不塞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傳化失常津液不流故水氣旁聚於脇下氣滯不得流行所以腹中雷鳴中氣不守清陽不升脾氣下陷水穀不分而下利故以生薑瀉心湯主之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

四兩切

甘草

三兩炙

人參

三兩

乾姜

一兩

半夏

半斤洗

黃芩

三兩

黃連

一兩

大棗

十二

枚

右八味

以水一斗

煮取六升

去滓

再煎取三升

溫服一升日三服

生薑瀉心湯即半夏瀉心湯而增入生薑也

痛之虛痞者也此則汗後外邪已解雖非誤下之變而中氣虛寒陽和不布三焦不能宣化津液不得流行尤

甚於但滿不痛故如生薑以宜之徐之才曰宜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屬是也李東垣云外感六淫之邪能傳入

裏三陰實而不受逆於胸中分氣分窒塞不通或噦或嘔所謂壅也三陰者脾也故必以破氣藥瀉其壅塞

李時珍曰壅者塞也宜者布也散也鬱塞之病不升不降傳化失常必藥以宣布敷散之如水流宣化之意也

蓋生薑辛而能散溫而能走故以為宜揚開發之主流通其鬱滯陰濁之氣鼓動其傳化轉運之機或曰脇下

有水氣何以不用十棗乎曰十棗湯證乃太陽中風之邪入裏下利嘔逆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

氣至汗出不惡寒表邪已解裏邪已實故用之以逐飲和裏此條乃脾胃虛寒太陰經之虛痞也故以乾姜半

夏溫中蠲飲足矣減用乾姜至一兩者以生薑四兩故也又以人參炙甘草補助正氣使氣盛流行然後能宜

通布散也黃芩黃連大棗之用一如半夏瀉心湯之制而已觀仲景五等瀉心湯之法其攻補進退陰陽虛實

承

無不各盡其制其所以裁成輔相者爲何如哉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

湯主之此條亦不由誤下乃自表傳裏之痞也以寒傷營而頭痛發熱惡寒無汗之証汗之則當解矣

乃汗之而不解非汗之不徹即邪氣深重也遂至傳入於裏而心下痞鞭以客邪在裏不得發越故上吐下泄

以爲變逆已甚勢所必攻然其未盡入裏之邪猶在半表若但下之恐其邪亦併陷入故以小柴胡湯入表氣

之半名之曰大柴胡湯以雙解之庶幾外邪可解裏邪得泄而成先否後喜之功也小柴胡去人參甘草者邪

在裏也加芍藥者汗後下利斂陰氣也下利而用大黃者邪實則通因通用也此與結胸條中之大柴胡互相

發明可見下痞症之邪從外入者與熱入之結胸名雖異而實同其感受與治法不甚相懸也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旋復

代赭石湯主之十九言傷寒頭痛發熱惡寒無汗之証已發其汗又或吐或下表裏已解

(六)

承



之後而心下痞鞅，噫氣不除者，因邪氣雖去而胃中陽氣虛損，陰寒不塞，陽氣不得流行，脾胃不能運，故氣上逆而噯食氣也。此條比前生姜瀉心湯同一傷寒汗出邪解之後而少胃中不和，脇下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諸症，為較輕矣。故增減生姜瀉心湯之制，而以旋復代赭湯主之也。○辨誤：前注皆曰伏飲為逆，而以旋復半夏蠲飲，不知陰邪否塞，胃氣不行，凡水飲入胃皆可停蓄聚為痰飲，何必執泥其說。若能使胃氣通行，則精液無不流貫矣。注謂胃氣上逆全不下行，有升無降，而以素問之弦絕者聲嘶，土敗者聲噦二句證之，誤矣。按素問寶命全形論，黃帝問云：君王衆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滯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病，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發，木潮陳者其葉發，木潮陳者其葉發，木潮陳者其葉發，其聲歲人有此三者，是為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蓋此篇帝欲盡愈天下最深之病，而伯對以病之深而將敗者，豈能悉愈。若留淫日深，著於骨髓者，如鹽之味鹹，其氣味深入浸潤，雖以磁器之堅，亦能滲透而津泄，其滲液以譬邪氣之浸淫於筋骨藏府之中，而難於洗拔，且腎為潤下，鹹水之藏，若下

泄不固則腎之元陽精氣敗絕矣又如絛絃之將絕則其音聲必破碎而嘶敗以譬下脉之弦絕急者為肝氣將絕豈若木之敷榮者能生發其枝葉乎所以病之深而難治者胃氣敗而脾絕聲必藏逆也謂之壞府者人身之軀殼所以藏五藏六府如藏器之府靈樞論云藏府之在胸脇腹裏也若匱匣之藏禁器也若人而有此三藏之敗是謂壞府雖毒藥無能治短鍼不能取若徒用之適足以絕皮傷肉而無益也何也病情至此氣乖血死血氣爭黑而不可治也奈何注家引必死不治之經文以証仲景論中邪氣已解極輕不死之痞症致經論之旨並失且此篇經義自唐王太僕已來俱未之能解豈可引之以作證耶嗟乎素問雖上古典墳義深難解其旨豈終晦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見乎倘後之人或有能解之者則如之何

旋復代赭石湯方

旋復花

人參

生薑

切  
半夏斤半 代赭石兩一 大棗枚十二 甘草兩二  
兩三 兩二 兩五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

升日三服

金匱所謂七物旋復代赭石湯者即生姜瀉心湯之意而增減之也以証有輕重故

方亦因之而為損益也夫生姜瀉心之症水氣聚於脇下腹中雷鳴而下利以陰氣過盛故以生姜之宣散同乾姜之辛熱以開其陰痞又恐寒邪拒格入而不受故以芩連之反佐以導引之此條不過心下虛痞噫氣不除耳因減去乾姜故不須寒涼之反佐但多加生姜一兩以代乾姜增益其辛溫宜散之用助參甘而成溫補開豁之功而已旋復花神農本經言其能治結氣脇滿除水下氣故用之以為君李時珍云代赭石乃手足厥陰之藥取其鎮重故能除上走之噫此方較之五瀉心湯為和平之正治無用出奇不須霸術所謂無黨無偏

王道平  
平者乎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鞅服瀉心湯已復以他

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



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

其小便

二湯藥蕩滌之藥也他藥亦下藥也此條自傷  
下寒服湯藥至利不止皆兼前誤下成痞之義

不必重看醫以理中與之一段蓋示人以下病無一定之  
情治有變通之法當審察機宜隨時應變未可專守一

法概治諸症也前五瀉心湯諸症無論寒熱攻補之法  
皆以邪在中焦為治而不知更有氣虛下陷利在中焦

者故曰理中者但能理中焦之虛寒而已與下焦毫不  
相涉病藥相懸故其利益甚也謂之益甚者言藥不中

病不能止而益甚非理中有所妨害而使之益甚也尚  
論以鄰國為譬之亦過情之論也病既在下大腸滑

泄非重不足以達下非澀不足以固脫故以赤石脂禹  
餘糧湯主之然此方此法猶是過文語氣非仲景著意

處其所重者全在下復利不止當利其小便句言元氣未  
盡虛脫不過大腸滑泄則以石脂餘糧澀之亦足以取

效若已下再下真氣已虛下焦無火真陽不能司其蒸  
騰氣化之功則清濁不能升降水穀不得分消故利復

不止豈瀉藥所能治哉必使下焦有火氣化流行而後  
可以言治也其但言當利小便使而不立方者以下三焦勝

下

脱氣化之說繁多，非中一言可蔽。故不具載也。若後之以道自任者，學力優深，經義精熟，胸中自能了然，何必多贅。所以仲景自敘中云：觀今之醫，不念下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而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勝脱氣化說見五苓散方論中。

###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 研一斤

禹餘糧 研碎

以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

徐之才曰：澀可去脱。

牡蠣龍骨之類是也。李時珍云：牡蠣龍骨海螵蛸五倍五味烏梅榴皮訶子栗殼蓮房穉灰石脂皆澀藥也。而石脂禹餘糧皆手足陽明經藥。石脂氣溫體重性澀，澀而重，故能收濕固下，甘而溫，故能益氣調中。中者，腸胃肌肉也。下者，腸澼泄痢也。禹餘糧性澆，故主下焦。李先知詩曰：下焦有病，人難會，須用餘糧。赤石脂是也。時珍又云：脱有氣脱、血脱、精脱、神脱。脱則散而不收，故用酸澀溫平之藥以斂其耗散。然氣者血之帥也，故氣脱當兼以氣藥，血脱當兼以血藥，及兼氣藥。所以桃花湯之立治，又不同也。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

煩小便利者五苓散主之

二十

言下本以誤下之故以致中邪氣入裏而心下

痞硬則當與瀉心湯矣然瀉心之用不一有誤下寒邪外入之痞即緊反入裏也有下後胃虛內作之痞有汗

解以後陰邪內結之痞所以有攻下熱實之法又有攻下而兼溫經復陽之法有溫中散痞之法有溫補宜開

之法大抵皆因証而施故治法各異此所謂痞者蓋太陽表邪入裏之痞也因膀胱為太陽之府痞雖結於心

下而邪已入裏內犯膀胱雖用瀉心之法非惟痞不得解且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矣夫足太陽膀胱者

津液之府也必藉三焦之氣化而後行焉所謂氣化者下焦之氣上騰然後上焦之氣下降氣上騰則津液上

行而為涕唾氣下降則津液下走而為便瀉邪犯膀胱則下焦之氣不上升而氣液不騰故口渴而燥煩下氣

既不上升則上焦無以下降而小便不利故以五苓散主之說見五苓散方論中然渴而口燥煩與傷寒誤汗

首條之脈浮數煩渴同義雖有誤汗誤下之殊而下焦虛寒無火則無異也但認定經絡審清脈理有何疑憚



而至遂巡畏縮哉要之臨症狐疑處方猶豫皆平日信道不篤工夫未盡耳豈古人有隱秘乎

大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漿漿汗出

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

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二十 舊說以風傷衛

而誤下之則為結胸寒傷營而誤下之則作痞以此釋仲景發於陽發於陰之義前已有傷寒六七日之結胸

熱實及傷寒十餘日之結胸無大熱矣又半夏瀉心湯條內以傷寒而且結且痞矣此條又以太陽中風而為

心下痞鞭則仲景之發於陽發於陰之意在乎陰經而不下於中風傷寒也明矣此節不敘表證即曰下

利嘔逆者邪熱已犯腸胃裏已受邪似可攻下然邪雖入裏必表邪已解者乃可攻之若表証未除者未可攻

也漿漿熱汗微出也其人漿漿然身熱汗出而發作有時者即邪入陽明自汗潮熱之類是也頭痛非必表証

而後有也邪結於裏陽邪拂鬱於上而頭痛也心下痞硬而滿牽引脇下痛者乃邪已入裏痞塞於中焦胃腕

知

之間故心下痞硬也若但屬氣痞則不至下鞭滿而引及  
脇下作痛矣因邪既入裏胃不能行其津液以致水飲  
停蓄故心下鞭滿氣不得伸其痛牽引脇下也即生姜  
瀉心湯條下所云心下痞鞭脇下有水氣又所謂水結  
在胸脇者是也邪在胃中故氣逆而乾嘔中焦痞塞故  
中滿而短氣皆必攻之症也然必汗出而不惡寒者乃  
為表邪盡解已入陽明止裏邪未和耳裏未和者胃困  
於邪不能使津液流貫停蓄於胸脇之間非結胸熱實  
心下痛按之石硬者比也結胸有熱實故主之以大陷  
胸湯而以大黃芒硝為君此雖痞症之實者然終不若  
結胸之有實熱者也所以當蠲其水溼痰飲之  
邪則胃和而氣自流通矣故以十棗湯主之

### 十棗湯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大棗

十枚

擘

右上三味等分各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

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  
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

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李時珍云仲景治傷寒蓋以小青龍治未發散之表邪使

水氣自毛竅而出乃內經所謂開鬼門法也十棗湯驅逐裏邪使水氣自大小便而洩乃內經所謂潔淨府去

陳莖法也五飲之中水溼之流於腸胃者為痰飲令人腹鳴吐水胸脇支滿或作泄瀉芫花大戟甘遂之性逐

水洩溼能直達水飲窠囊隱僻之處可徐徐用之取甚捷余參攷方書如控涎丹小胃丹舟車神祐丸等法

雖後賢變通之法然皆本之於此夫芫花辛溫而有小毒能泄臟毒能治水飲痰癖脇下痛大戟苦寒而有小毒能泄臟

腑之水溼甘遂苦寒有毒而能行經隧之水溼蓋因三者性未馴良氣質峻悍用之可洩真氣故以大棗之甘

和滯緩以柔其性氣裏其鋒鉞然亦強者不過下服一錢匕贏者減至半錢而已又以肥棗十枚煮汁八合和之

若服之而下必病未除者又必至明日方可更服仲景制方之妙可謂臨深履薄惴惴焉矣而近世醫師猶絕

不用之即遇其証及見此方讀之未終無不惶駭却走嚙指吐舌而已其所長者不過隱忍姑息以示慎重唯

坐觀成敗聽其自為進退以圖僥倖成則妄自居功敗則委中之命數而已豈知佳兵雖不祥之器然禁暴除亂



非此不可苟欲戡禍亂而致太平者其可少乎哉仲景處方以柔制剛以寬濟猛其控御之法如用撫綏之衆紀律之兵以之治實又何虞焉况大棗之用其韜鋒斂錫不啻虎皮包倒載之戈笏冕脫虎賁之劍矣易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其斯之謂歟

太陽病外症未除而數下之遂脇熱而利利下不止心

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二十 解見上篇 誤下條中

因是心下痞鞭故附錄於此以便簡閱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

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

黃膚暍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二十 太陽中 四 風已自

頭項強痛發熱惡寒而汗出矣醫不知而發其汗發汗者非誤用麻黃湯即犯下如水流漓之戒上病遂不除而發

熱惡寒醫又以爲邪氣不解而復下之致邪氣乘虛入裏而痞塞於心下因汗下兩誤而表裏俱虛矣誤汗則衛外之真陽已亡誤下則內守之真陰亦竭故曰陰陽氣並竭既曰陰陽氣已並竭而又曰無陽則陰獨者何也前所謂並竭之陰陽乃人身之真氣也此所謂無陽者指胃中之陽氣空虛也陰獨者謂唯有陰邪否塞於中也言誤下之後胃中陽氣空虛獨有陰氣否塞也醫又不<sub>レ</sub>知而復燒鍼以逼其汗火氣外入而內攻虛陽浮散而欲絕故胸煩也陽氣既無陰邪獨盛所以青黃之色現於面也膚潤肌膚跳動也即前誤汗亡陽身<sub>レ</sub>動振振欲<sub>レ</sub>擗地之<sub>レ</sub>暍也膚肉<sub>レ</sub>動青黃之色並見陽氣收竭死之象也素問五臟生成篇云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故曰難治色微黃者不見陰寒敗死之青色但有微黃之色也生成篇又云黃如蟹腹者生也靈樞終始篇云陰受氣於五臟陽受氣於四末素問陽明脉解云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今手足溫則知陽氣猶未<sub>レ</sub>敗亡溫經復陽之治尚可施也故曰易治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

鞭者當刺大推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

譫語脉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二十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鞭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推肺俞

肝俞慎勿下之二十已上二條解見併病條下因

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止

者愈二十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

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

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

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小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



散

二十

解見陽明篇中因亦屬心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鞭脇下

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脉動惕者久而成痿

九 此條當在

少陽篇中因屬心下痞鞭故亦附入此篇言傷寒既吐且下而後發其汗是汗下顛倒邪氣已陷內外俱虛元

陽之竭虛火上炎故作虛煩而脉甚微細也至八九日不治陰邪得以乘胃中陽氣之虛而痞鞭於心下氣滯

不得流行故旁引脇下而痛也氣上衝咽喉而眩冒者陽虛而陰氣上逆也靈樞經脉篇云足少陽之脈起於

目銳眚其支者別銳眚下太迎合於少陽下頸合缺盆以

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街故病者咽乾目

眩胸脇苦滿脇下痞鞭足厥陰之脉交出太陰之後過

陰器抵少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助循喉嚨之後過後肝膽受邪陰氣上逆故氣衝咽喉汗吐下後虛陽上浮所以目眩昏冒也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僕陷脉為痿此以陽氣散亡無以噓養經脉故惕然喘動如此陰

助

盛陽虛之証雖或僥倖而不至危殆若經久不愈必至陽虛不治筋弛骨痿而成癢疾矣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氣上

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

此條既非中風亦非傷寒當在風寒並感及風溫例中因胸中痞硬故亦附此桂枝証者乃風邪在衛發熱汗出惡風頭項强痛者是也以下如桂枝證之發熱汗出惡風而頭不痛項不强則知非中風証矣然但寸脉微浮寸脉者氣口脉也即脉要精微論之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亦即靈樞經禁服篇所云寸口生中人以迎主外之義也謂之上附上者古人論脉自下而上猶易卦之從下而上也蓋以天地之陽氣自下而上故也自天以上曰附上附上者關脉也寸在關上故曰附上也言寸口之外半以候肺內半以候胸中也浮主風邪在表浮脉雖微亦發熱汗出惡風也浮主上焦故邪在胸中也然既非中風之邪入裏而胸中痞硬上衝咽喉不得息者以胸中在寒邪故也胸有寒邪則陽氣不得宜通津液不能流貫致成痞硬其氣不得下達所以逆

有

太

衝咽喉而不得息也邪在上焦因勢利導應從上越當  
 用內經高者因而越之之法故以瓜蒂散吐之使邪從  
 上越則胸中氣自和平矣然論中吐証不一其吐法亦  
 自不同如太陽中暈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夏月傷冷  
 水水行皮中也宜吐之此亦吐胸中之寒邪水氣使陽  
 氣通行也又如少陽病頭痛發寒熱脈緊不大是膈上  
 有痰也宜吐之此胸膈有痰而吐之也宿食在上脘者  
 當吐之此以宿食填塞而吐之也懊憹煩燥不得眠未  
 經汗下者謂之實煩當吐之此外邪鬱悶於胸中而吐  
 之也病胸上諸實鬱鬱而痛不能食欲人按之而反有  
 涎唾下利日十餘行寸口脈微弦者當吐之此胸中或  
 痰或食或寒積或鬱熱諸實邪在上濁氣否塞則下焦  
 清陽不升故曰下利十餘行按之而有涎唾寸口脈弦  
 尤知其實在上焦矣陰陽應象論云清氣在下則生飧  
 泄所以即從上而越之實邪既去清陽得以升越所以  
 利止也故李東垣曰難經云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  
 當吐不吐者死此飲食內傷填塞胸中食傷厥陰風木  
 生發之氣伏於下宜瓜蒂散吐之則木得舒暢天地交  
 而萬物通矣至於時行疫癘斑痧溫邪初感而惡心欲  
 嘔尤當探吐則邪氣上越而發泄矣但尺脈絕者及諸



亡血家不宜用耳。明理論云：梔子豉湯吐胸中虛煩客熱者也。瓜蒂散吐胸中痰食宿寒者也。由此觀之，則凡諸有形無形之實邪，在上而填鬱胸膈者，皆可吐，非獨痰飲爲然也。此條寒邪在膈，陽氣鬱塞，津液不流，精微不運，痰飲在所必有。奈仲景止曰寒而不曰痰，注家偏曰痰而不曰寒，不知何所証據。豈寒邪在胸，不須吐邪？又忽別立痰病一門，我恐以虛靈變化之圓機，改而爲膠柱鼓瑟之死法矣。惜哉。

### 瓜蒂散方

瓜蒂

一分 熬黃

赤小豆

一分

右二味各別搗篩爲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

### 附臟結第五

### 臟結結胸辨論第五

糜

問曰病有結胸有臆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

關脉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臆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

故時時下利寸脉浮關脉小細沉緊名曰臆結舌上白

胎滑者難治三十 此設問以申結胸與臆結之辨也然

於推測者也夫寸脉氣口脉也關脉右關脉也浮為陽

表脉也沉為陰裏脉也小細沉緊者寒邪深入之脉也

何以知其為右寸關乎脉要精微論云上附上右外以

候肺內以候胸中故也說見上文邪自太陽之表陷入

上焦陽分故寸脉浮也邪入胸膈胃氣不行中焦隔絕

故關脉沉也言熱邪陷入心胸之間按之而硬痛寸脉

結胸

於臟而非結於府也所謂府者胃也臟者脾也邪結於脾臟而不犯胃腑故飲食如故也但所結者太陰脾土之一臟耳非五臟皆結也然則邪氣何以結於臟乎以臟結與結胸相似雖有陰陽之分但能食與下利不同耳因外邪陷入未結於胸而入於脾之太絡名曰大包者其絡出腋下足少陽膽經之淵液穴下三寸是也其脈若羅絡之佈於胸脇邪氣入之故結於脾臟也時時下利者何也蓋胃主納而為水穀之海故內經以腸胃為倉廩之本若脾則主於散精而為胃行其津液者也蓋人之便瀉以時若有以節之者以脾氣能約束之耳五運行大論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也蓋岐伯以大地喻人身之脾土也是以胃陽過強則脾太約而大便不易出如陽明篇所謂趺陽脈浮則胃氣強大便則難其脾為約者是也寒邪結臟則脾不能攝而水穀不得藏如下五臟別論云魄門亦為五臟使水穀不得久藏是也脈要精微論云五臟者中之守也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今寸脈浮而邪不結於胃所以飲食如故關脈小細沉緊則寒邪結於脾而時時便瀉也其所以然者氣口主胃而關脈應脾也脈証若此者乃名臟結也舌上白胎而滑者胃中有寒也



有

凡胃中有熱實則舌胎黃黑枯燥此則脾臟已為陰邪所結心更見陽証乃為易治如三陰症中之手足溫及熱多厥少者方為可治今言舌胎白滑則胃腑無陽故曰難治

**臟結無陽証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

**攻也**

此承上文又以申明舌上白胎滑者難治之義也言無論中風傷寒之邪入陽經則為陽証入陰經

即為陰証臟本屬陰邪陷入之已成陰結必兼有陽症者則尚在熱邪可攻但邪既結於陰則太陽及陽明症在所必無庶幾三陽之第三層在軀殼之裏層者則少陽也少陽與軀殼以內之臟腑最為親近或尚有未盡陷入之邪留於少陽則當往來寒熱矣而又曰不往來寒熱是邪氣全不在陽經故無陽症也然邪結於裏或有躁擾不寧而其人反靜靜則又屬陰矣其舌上所見之胎則又滑而不燥大凡六經見症三陽邪熱歸胃則有舌胎其生也自白而黃自黃而黑至芒刺燥裂種種各異憑之以驗寒熱虛實而溫涼補瀉之真百無一失若果能審察精當心領神會實萬舉萬得所以舌胎從不誤人非若脉症之陰陽變幻真假虛實之難測也至

若三陰受邪，舌胎甚必，即或有之，亦灰白濕滑而已。此  
云舌上胎滑，則胃氣亦寒，純是陰邪，必當溫經復陽矣。  
若攻之，必敗庸可攻乎？故云不可攻也。成氏旁引仲景  
濕証原文之丹田有熱，胸中有寒，解之，遂致後人因之  
而有丹田陰也，胸中陽也，熱反在陰，而寒反在陽之說。  
更後而又有仍其舊者，曰丹田陰也，反有熱，胸中陽也。  
反有寒，是則其病不在表裏，而在上下，上下之邪相搏  
而不相入，中議論若此，不知令後人作何參解，若何會悟  
耶？吁！我恐義理幽深，併  
注家亦未之或知也。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臧

結死。痞者，陰寒之積也。臍之中央，神闕也。神闕者，任脉  
穴也。臍旁之左右各半寸，腎經盲俞穴也。少腹至

陰之分也。會陰曲骨中，極關元氣海等穴。任脉之所自  
起也。自陰股入毛中，循陰器抵少腹者，足厥陰之脉絡

也。橫骨大赫四滿中注等穴，足少陰之脉穴。夾任脉之  
兩旁而行於少腹者，也。陰筋者，足厥陰之絡。引鞞丸而

結於莖者也。言病人脇下平素向有陰寒之痞積，連在  
臍旁腹三行之陰分，而又因傷寒臧結之症，其痛下引

也。

少腹入厥陰而控引羸丸之陰筋者此  
等臟結以陰氣過極陽氣竭絕故曰死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卷之三畢